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
战略失算的主客观原因

鲁胡春

军事学院外军教研室

一九八四年八月十日

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军事战略失算的教训，是探讨第二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重要课题之一。它对研究我国未来战争初期问题，仍有借鉴价值。尽管不同条件下的战争初期的概念和作用不同，甚至会有质的差别，但如果就军事思想的某些因素来说，总还会有相同之处。本文仅就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军事战略失算的主客观因素，主要是军事思想因素做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一)

战前，希特勒错误地把苏联看成是“泥足巨人”，低估其经济力量、精神力量、政治状况、军队作战能力等等。特别是侵略西欧得手后，加上苏芬战争情况，希特勒认定苏军停留在1916—1917年水平上，认定德军完全能够在苏联普鲁皮亚特沼泽地南北消灭其主力，从而实现“巴巴罗萨”计划。历史证明，法西斯德国错误的政治战略和冒险的军事战略，必然导致自己的灭亡。但是法西斯德军的闪击战却使苏联遭到了重大挫折。苏联在战争初期，军队损失三百八十万，大片国土沦陷，物资和武器装备损失极大。众所周知，如果不是苏联，而是任何一个别的国家，是很难承受得了的。苏联所以最后取得了战争胜利，自然因为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和工业强国，加之在政治战略上胜过法西斯德国一筹。苏联在战前几年，清醒地估计了法西斯德国不可能发动侵略战争，因而加强了战争准备，加速国防工业的发展并使技术兵器的研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加速军队的扩充和训练，实行普遍义务兵役法，积极建立后备力量，全国开展群众性国防活动，

大量储备战争物资。等等。所以尽管法西斯德国动用几乎整个西欧的经济资源和军事资源，生产能力比苏联高出近一倍，军队膨胀到八百五十万人，又有闪电战的经验，但经过一年半的战争，德军的后备力量终于捉襟见肘。时至1942年3月份，苏联军工生产超过德国，苏军能够用最先进的技术兵器进行全面改装，为战略反攻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正因为苏联的后备多、人力多，进行的是正义卫国战争，军民同仇敌忾，所以苏军得以采取逐渐增强兵力兵器和逐次对德军实施强大突击的办法，终于扭转了战争的进程，取得了最后胜利。

(二)

大家知到，苏军战争初期严重失利的直接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对德军发动战争时间的错误判断，没有看到战争一开始，德军和苏军力量和条件的悬殊差别，对德军闪电战认识不足，没有建立战略防御体系，对德军主要突击方向判断错误，等等。但这需要追溯一下其渊源何在？

1. 主观上是想作出客观的判断，但实际上却是主观臆测

苏军吃亏于错误判断上的问题很多，这里有两个人们所熟悉的例证。一是苏联对苏德战争爆发时间的错误判断，结果造成初期在战略上的被动。苏军判断德军在1942年前不会进攻苏联，因此苏联虽已有准备，但未能及时动员起来。苏联一方面担心立即转向战时体制和实施战略展开会引起希特勒提早动手，另一方面还想尽量不终止国民经济建设的步调。当时英国曾告知苏联说德国要东进，但由于狡黠

的英国统治集团总想把希特勒这股祸水引向苏联，这不能不使苏联对他们提供的情报持怀疑态度。当时国际关系和外交斗争极为复杂，有着许多互相矛盾的意见。消息和事实，在这种情况下要作出正确的判断是非常困难的，何况苏联想尽力利用英法与德国之间的矛盾来推迟战争。事实证明，掌握驾驶这种局势的艺术决非易事。但是苏联在判断战争爆发时间的错误，不可否认有其军事思想上的原因，而且是个重要的原因。苏军最高领导层当时认为，象德国和苏联这样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还象从前那样开始：先在边境交战几天以后双方主力才进入交战，认为法西斯德国在集中和展开的时间方面将和苏联一样。基于这样的认识，苏联当然不急于实施战略展开。二是主观断定德军的主要战略方向。战前苏军最高领导层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方方向的白俄罗斯。斯大林就认为德军不夺取苏联的重要的经济地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的煤，高加索的石油），法西斯德国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虽然这种判断是合乎逻辑的。但从德军闪电战的目的来说是不可取。事实上，战争爆发后希特勒统帅部却在白俄罗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这一失算造成苏军的很大被动。结果不得不在战争的头几天里，就把早先集中在乌克兰和后来调往那里的两个集团军转移到西方方向，从行进间仓促进入交战。这对西方方向的防御作战进程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苏军最高领导层的主观臆断，主要是对庞大军队的突然的密集突击认识不足，甚至认为闪电战对付西欧和北欧国家可以，对付苏联则

没有什么了不得。这种很有些隔膜于现实军事发展状况，弄钝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希特勒的闪击战是要通过庞大军队的突然的密集突击，一举瘫痪对方的防御，消灭对方军队主力，达到短时间结束战争。所以其战役战术，都以服从闪击战为前提的。

2、过高地估计自己而轻视敌人

苏军战前的轻敌思想是明显的。所以苏军根本排除进行战略防御的必要性，认为在边境地区稍许交战，即可转入战略进攻，打到敌人国土上去。苏军对德军在西欧连续胜利所带来的暂时的高潮士气，积累了丰富的闪击战经验，技术兵器数量和质量优势以及运用得法等等并不是毫无所闻。但苏军最高领导层过于自信，未能真正把掌握马列主义军军科学理论同世界最新的军事形势的发展联系起来，得出正确的结论。他们过于看重国内战争经验和欣赏战前所制定诸如大纵深战役理论和实践。所以对法西斯德国军队的一套不以为然（这里从根本问题上讲有正确的方面，如德军侵略本性、经不起持久战）。可以说军事战略上的最大失算莫过于此。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说到战前苏军的军事战略主要建立在这样一个正确的论断的基础上，即只有进攻才能粉碎侵略者。苏军战前的确设想过战争打起来后，方面军应能在正面达三百至四百公里，纵深达二百至三百公里的地带实施进攻，并能在六十至一百公里的地段上实施主要突击。苏军根本没有考虑到战争初期进攻的种种困难条件。事实上，战争爆发时苏军与德军相比，在强弱方面处于劣势地位。

3、对待军事上出现的重大革新缺乏敏感

首先是对于德军的闪击战缺乏应有的认识。恩格斯早就说过：庞

大人数所施行的任何一次突击必然将有决定的意义，而且必然要这样作的。他还认为：密集而机动地使用攻击兵力和兵器是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初战略的特征。可是时至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庞大军队的密集突击，由于使用火力和机动力非常强的成千上万件的技术兵器实施密切协同的进攻行动，比较以往的密集突击发生了质的变化。但是苏军完全疏忽大意了。战争爆发当天，各边境军区指挥基本瘫痪，部队混乱不堪。就在这种情况下，苏军最高统帅部，仍按原定计划，两次命令部队实施进攻，向敌国领土推进。可见对德军的闪击战轻视到何程度。苏军对德军侵略北欧和西欧国家时采取的作战方法，特别是德军广泛使用强大的坦克兵团作为主要突击力量，很快造成对方土崩瓦解，是应当了解的。虽说没有亲身经历，但不能不说由于军事思想的迟钝和麻木而没有高度重视这个问题，从而采取相应的对策。

其次，苏联对新式技术兵器的研制相当重视，但如何编组使用却缺乏研究。斯大林说过：战争胜利将属于握有更多的坦克和部队机械化程度较高的一方。但军队如何广泛使用却处在若明若暗的状态，尽管苏军在哈勒欣河战役中由于积极使用机动性很大的坦克兵团而得到很多好处。但未认真总结，没有得出应有的结论。战前几年，苏军领导层一些人只看到在西班牙的特定条件下使用坦克兵的狭隘经验，加上地雷的广泛使用，认为坦克部队应主要用以直接支援步兵，并应以连营为单位使用，对集中使用坦克持怀疑态度，导致取消已建立起来的机械化兵团。直到1941年3月才决定组建二十个机械化军，可是需要的一万六千六百辆坦克，实际上工厂生产不出来，部队得不到装备，同时技术人员和指挥干部也不够。因此战争开始前，苏军所依赖

备起来的还不到计划编组的机械化军的一半。正好就是这些军，在抗击敌人最初的突击中起了巨大作用。1941年6月下旬，苏军使用机械化兵团突击时，首次在战场上使用了T—34坦克，虽然为数不多，但也使个别地段上的德军惊慌失措，而把它称之为“可怕的幽灵”。战争打了一年半以后，苏联工业才满足了战争的要求，苏军得以建成众多的坦克机械化兵团，连同空军，真正成为一支焕然一新的强大的战斗力量。

法西斯德国则不同，从三十年代后期，就为争夺“生存空间”而准备大规模侵略战争。他们诉诸坦克、飞机、大炮和闪击战的“神灵”拼命探索新的作战方法。早在1926年，希特勒在写《我的奋斗》第二卷时，他已悟到未来战斗中摩托化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法西斯德国发动的战争是灭绝人寰的侵略战争，他们制定的政治战略也是根本错误的，但其表现在作战方法的革新精神却有可取之处。

4. 未将现代军事理论付之实践

从苏军一些高级将领的回忆录来看，就苏军战前的整个军事理论说来，体现在军事著作中和讲演中以及条令中的，基本上可以说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但也都认为当时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理论。当时在苏军军事院校里，据说学员们形成了一个思想，即现代战争是不宣而战的，侵略者力求拥有突然袭击的一切有利条件。认为必然出现作战双方从战争一开始就把主力投入作战的情况，作战行动具有由此产生的很多新的战略和战役特点。强调指出武装斗争的坚决性，残酷性和可能出现的长期性，以及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把前线和后方结成一体的必要性。总之，战争前夕军事院校已为指挥员提供了现代军

事理论，相当充分地吸取了已经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但是苏军为什么不把新的军事理论付之实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上述所及，这里不再重复。但是，苏军最高领导层自以为已经掌握马列主义先进军事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比敌人高明，自然就有些故步自封起来。战前，苏军的战役战术思想虽然有了大纵深战役的理论，但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国内战争的水平上。这从苏芬战争和苏联卫国战争初期情况可以看出来。苏军战前所设想的战役战术，以及依此而组织的演习，很多不免陷于一厢情愿和落于俗套。这就很难找到对付闪击战的有效办法。

希特勒德军则有不同的地方。他们不仅有“总体战”、“闪击战”集中使用技术兵器等理论，而且按照大胆设想的新的作战方法去组建快速兵团。德军还有象古德里安这样一些主张大兵团集中使用坦克的军事著作家和敢于将这些理论付之实践的象隆美尔那样的实践家。有象曼施泰因这样欣赏装甲兵，特别是反坦克炮兵的高级军事头目，希特勒本人就是这种理论的狂热提倡和支持者。德军对新的作战方法的实践精神的确有可取之处。向最凶恶的敌人学习，往往能抓住军事潮流的最新信息。

5. 对逆境条件下的作战方法缺乏研究

苏军在战前缺乏从坏处着想的准备，因此很少研究失利条件下的军队行动问题。1940年底苏军进行一次大型演习。当苏军总参谋长谈到双方力量对比的数字和“兰方”在演习开始阶段的优势，特别是坦克和空军的优势时，斯大林听到“红方”（代表苏军）的失败感到气忿。问道“红”方部队行动失利的原因在哪儿？当然斯大林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如：不要忘记，在战争中重要的不仅是数量上的优

势，还有指挥员和军队的作战艺术，应掌握军事学术，应善于在任何情况下得出正确的结论。苏军最高领导层好象有一种苏军应当是尽善尽美的，没有打败仗的理由似的。但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所以，苏军对逆境条件下的作战方法，诸如遭遇战，不得已的退却行动，被合围时的战斗都研究得不够。因此组织演习实践上往往一厢情愿，久而久之形成了模式化的一套东西。战争初期表明，当苏军遭到德军数倍于己的猛烈突袭，各边境军区的指挥基本瘫痪，部队一片混乱。七月十日，德军快速兵团进抵第聂伯河。此时苏军最高统帅部除了认定实行战略防御外，的确别无良策，既没有兵力，也没有兵器来组织进攻战役，特别是大规模的战役，这正是没有逆境条件下作战的准备所造成的结果。

(三)

苏军卫国战争初期的军事战略失算是有种种原因的，我们从这些原因中，可以看出军事主观主义是其主要思想根源。军事主观主义表现并不是不承认客观军事发展的现实，也不是对这些军事状况的现实完全无知，或者认为根本不屑理采新生的军事事物而做任何具体分析，以求得出符合客观的结论。然而军事主观主义的表现常常是这样：当时认为自己的结论是从判断客观情况出发而做出的，却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同客观情况不相符合。问题就在这里，貌似遵重客观，从实际情况出发，而实际上这个客观情况离真正的客观实际相差甚远，甚至根本不相符合。苏军吃了德军闪击战的大亏也就是属于这一类问题。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从客观出发所做的判断，是合乎常規和逻辑，但对方偏偏不循规蹈矩，完全出乎人的意料之外。所以说，对方的企图和行动，毕竟取决于对方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状况。德军的行动就是按照闪击战的原则办的。人们决不能以自己之想象去代替对方的企图。苏军在战前估计德军战略方向在西南方向，而不是西方方向，就是属于这一类问题。

军事主观主义表现也有种种，譬如上述所述及。过高估计自己，轻敌，对军事的新鲜事物缺乏敏锐性，缺乏勇于实践的惰性，而所有这些都是从军事主观主义派生出来的。可见克服军事主观主义是避免犯大的错误的关键所在。我们从苏军卫国战争初期军事战略失算的教训中，对如何克服军事主观主义，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第一点，开展军事学术研究，提倡百家争鸣，发扬学术民主，是防止军事主观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问题。苏军战前并不是不重视军事学术研究工作。但苏军的军事学术研究工作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和要求。苏军非常重视马列主义军事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对国内战争经验也极为重视，战役战术也形成一套，但不免忽视同外域的联系，所以在对德军的研究上却很少建树。特别是对德军的军事战略的研究是脱离实际的。苏军战争初期军事战略是由最高领导层来制定，几乎不再有广泛范围的讨论和研究，更不要说是在下层了。苏军相当高级将领，也不过仅仅是领会军事战略的精神，贯彻执行确定的方针。所以战前几乎没有存在对积极进攻战略问题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和争辩，更不存在提出建立战略防御体系的军事战略问题。军事学术研究空气不浓，缺乏大胆探索和创新精神，这就很难避免犯军事主观主义错误。

第二点。苏军战前对德军的研究极为不够，特别是对德军军事战略的核心即闪击战，没有认真对待过，只知个大概，对其实质和具体内容则若明若暗。因此谈不上针对闪击战而采取重大的相应的军事战略，免不了以想象代替真相。苏军对德军在西欧和北欧的军事行动的研究简直是处于麻木状态，于是战争初期的“悲剧”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第三点，苏军战前还缺乏一个向法西斯德军学习的问题。苏军战前对德军颇为重视，但由于存在轻视德军的因素和其他因素都很大，所以根本谈不上要向敌人学习的问题。苏军在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新式武器方面是做得好的，但对掌握敌人已经拥有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则很差。战争初期的庞大军队的大规模行动暴露的问题就是例证。苏德战争第二阶段后，苏军的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战役理论和实践，实际上也吸取德军闪击战的合理成份。

打字人：王 校对人：鲁胡春 油印人：商、杨